

余华来了

□浙江嘉兴 叶生华

人生有太多不确定性,生活的本质是不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。比方说那天下午,有人朝我喊:“好像余华来了……”

怎么可能呢!余华在北京,或者正在全世界哪个国家游历;而我,正在东海之滨杭州湾畔千年古镇上的百年酿造厂里拍片子,我与余华相差十万八千里,他怎么可能从天而降了呢?

朝我喊“好像余华来了”的人,是沈荡酿造的庞卫华经理。听他急匆匆的语气、看他有点小慌乱的样子,不像是在与我开玩笑。

吃中饭的时候我们还说起余华呢。庞经理是研读过余华作品的,他特别对《许三观卖血记》里许三观点一碗韭芽炒猪肝喝孙荡黄酒的情节记忆深刻。庞经理反复说:“余华书里写到的孙荡就是我们沈荡,孙荡就是沈荡……”

庞经理对余华的崇拜,以及爱屋及乌对余华作品的崇拜,溢于言表。

余华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,中国先锋文学代表人物之一。因为海盐是余华的家乡,所以海盐人对余华有着特别的喜欢。而我与余华,还有另一层情感。

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,我与余华一起挚爱文学,有过一些

交往。他在寒冷的冬天,坐了三个小时轮船,来我当年工作的乡里采风,我陪着他走村串户,与农民交谈,听村里的故事,体验乡村生活;我们一起参加县文化馆举办的文艺创作培训班,一起参加嘉兴市文艺创作大会……后来余华从海盐县一直走向全国、全世界,成了世界著名作家。余华去北京定居后,我们少有机会联系了。2000年4月,我去北京参加电视编辑培训班,又有机会见到了余华。将近二十年后重聚,我们都很兴奋,一起回忆曾经对文学的热爱,我听余华讲述这几年的创作经历,听得我心潮澎湃。

与余华一别,又过去了十多年,我比庞经理更希望“余华来了”。

庞经理又在喊:“好像余华来了……”

庞经理刚才已经陪一群陌生人去厂区走了一圈,他越看越觉得有一个人像余华,后来已经确认真的是余华了,可他内心还适应不过来,感觉是在梦里,感觉那是不可能的事,感觉可能弄错了……

我走了出去。有七八个人,围着酱缸,看着,又掀开盖子,闻酱香。他们中有一

个人,真是余华!

我跑了过去,喊他“余华”。余华转过身来看见了,叫我“生华”。我俩都很惊喜。那么多年没见了,他还是那张喜庆的脸,只是笑时多了皱纹。我俩几乎同时问了同样的问题:“你怎么在这里啊?”

余华是为筹拍根据他的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改编的电影,而来沈荡古镇踏看老街场景的,在古镇上逛时闻到了酱香酒香,顺道而来看见酿造厂临老街的门开着,就走了进来。同来的还有中国电影界著名的美术、摄影等方面的专家,还有县里陪同的领导。

真的意外,与庞经理一样意外,好像在梦里,可是天大亮着,余华就站在我面前,搂着我的肩,与我说着话。

余华还是问我:“你怎么在这里?”我告诉他缘由。我问他:“还记得上次我们在北京见面的情景吗?”他犹豫了一下,马上想起来了。一晃十四年,再见面是不期而遇,在弥漫酱香酒香的沈荡酿造厂,充满惊喜。

有人提议给我和余华拍张合影。这张照片告诉我,在未来的不知何时何地,会再有惊喜等着我,等着我们。

土布情缘

□河南叶县 牛国安

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,对童年时期所目睹的织造土布的情景一直记忆犹新,难以忘怀。

织造土布的过程比较复杂。

将采摘的棉花去掉棉籽,然后将分离的棉花弹蓬松。弹花时,右手握紧弓背,左手拿一弹花槌。我记事时,我一位远房姥姥就是这样弹花的,村人亲昵称她为“弹花老婆”。也可以用弹花车,利用机械的力量,将棉花弹得蓬蓬松松。

将棉花轧好弹好后,再把它搓成花捻。搓花捻时,先从轧好的棉花捋里撕出一根约半寸宽一尺长的棉条,然后将苕草细条压在棉条中间,用手在平板上来回搓动,搓成中间有细孔的棉条,就叫花捻。

花捻搓好后,就开始纺线了。老婆婆、大姑娘、小媳妇都是纺线的主力军。她们坐在车怀里,面前一盏豆油灯,右手摇动摇把,车轮便转动起来,连带着锭子也转动起来,发出嗡嗡的声音。她们左手用拇指捏住花捻,花捻下端的棉线先绕在锭子上。然后,右手摇动摇把,左手抽线。动作协调,细腻匀称的棉线便从指端源源不断地流泻了出来。

线穗纺够后,便该拐线了。拐线时,先将线穗小头朝上插在一头尖的棍子上,一个人时将缠有线的

棍子插在鞋子里,尖的一端朝上。然后把线的一头绑在线拐的一端,左手持着线,右手便摇动线拐,棉线便乖乖地缠绕在线拐上。一个线穗拐完了,再接上另一个线穗,直到把线拐拐满为止。

将棉线从线拐上取下,还需一道工序——糗线。将棉线放进稀面糊里,稍停片刻取出。接着将棉线穿在光滑的圆木杆上,圆木杆放在事先准备好的木架上。拿一根约一尺长的光滑圆棒插入线拐中,多次用力往下顿。而后再用圆棒把线转上几圈,用力往下坠,直到把线中的面水拧干,最后将线晒干为止。

线糗好后,便进入下面的流程——络线、经线、刨杆过缙。一道道工序完成后,织布前的准备工作也就基本完成了。

开始织布时,织布人坐在织机的坐板上,两只脚轻放在织机下的踏板上。将织梭拿在右手,右脚轻点踏板,一片缙往下落,织机的线就分成上下两层。如此反反复复地运作,直到织成一两丈或数丈长的布匹。可以是一色白的土布,也可以是蓝缙白经两头有红裆头的擦脸手巾,还可以织成绿叶红花的床单,更可以织成厚实细腻有着各种图案的毯子……琳琅满目,真使人有一种艺术的享受。

妻子

□镇江 陆伟

我应该为妻子写一篇文稿!这是我一直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。

妻子的小学是在一个村子里上的,整个班上就她一个人最后读到了研究生文凭。一贯品学兼优的她,原本有望能够迅速成长为工程师的她,因为家庭的原因,毅然选择了放缓自己的脚步。

丁酉年冬月初一的下午,妻子在产房4个多小时的辛苦后,一个幼小的生命降临到了我们身边。

妻子一心是想要顺产的。她总说,顺产孩子的头部是经过宫口挤压出来的,这样生出来的孩子脑部更发达,会更聪明。其实她自己都不知道这种习惯性理论,究竟有没有科学依据?但是,就牢牢地记在了心里。直到被推进产房的那一刻,她还不忘反复嘱咐我,记得一定要和医生说,我要顺产!妻子没想到,自己在产房里拼命了一个多小时,孩子就是不出来。最后,不知道什么原因,身体温度一路升高。医生出来对我说,产妇产温已经38.1,有莫名发烧的现象!为了安全考虑,建议立即转为剖腹产。在危险告知书背面签字的时候,我已经浑身瘫软地站不住了。

妻子生产完后,在住院期间还有一个劲地问我,儿子会不会不聪明啊?我笑着说,我们的儿子智商可能低吗?

妻子就这样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母亲。喂夜奶,换尿布,摇摇床,唱儿歌……和其他的母亲一样,这些最基本的带娃词汇构成了妻子育儿经的全部内容。孩子夜里闹哭

是最寻常不过的事情。好几次夜里哭的都厉害,我一觉醒来,身边已经没有人了。再一找,妻子已经抱着儿子在隔壁房间熟睡了。我问她,你怎么夜里睡着睡着人就没了?妻子却是一脸疑惑地看着我说,我看他夜里哭的厉害,你第二天不是要早起上班吗?

夫妻两个在一起生活,哪有不闹矛盾的。我和妻子自然也是一样。每次吵起架来,妻子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:你就会欺负我!经常地,妻子哭了几声后,晚上就独自抱着儿子去隔壁房间了。第二天起床后,她依旧是给我收拾好上班要穿的衣服,只不过一言不发!待短暂的冷战结束后,我忍不住问她,你怎么吵起架来,从来不叫唤?妻子说,爸妈住在楼下,给他们听见了不好!

2019年4月,妻子意外地怀孕了,医生建议中止妊娠,剖腹产没满三年,有危险!妻子却是坚持要生,全家谁的话都不听!医生说,医生讲的都是最坏情况,没那么玄乎。妻子嘴上这么说,其实心里也害怕。特地托熟人,从开始孕前检查到第二次剖腹产结束,都是找的我们当地医院妇产科的头号专家。

如我们所愿,第二胎是个女儿,妻子高兴地给她取名叫圆圆。我经常问妻子,生两个孩子,哪还有时间去搞你的专业呢?你这样,还能有什么成果呢?

妻子把孩子高高地举过头顶,满脸欢笑地说,这就是我最伟大的成果!

捉蝴蝶

□仪征 张正

宅后有一丛清瘦的野菊,秋天到了,野菊绽放出无数金黄色的小花,花香四溢,引来几只白色的蝴蝶。

不知是野菊花鲜艳的色彩,还是白蝴蝶优美的舞姿,攫住了十岁女儿的视线。她小心翼翼地趋上前,蹑手蹑脚地靠近野菊花,缓缓地伸出小手,又突然扑上去。她想捉住一只蝴蝶呢。

有几次,女儿一百二十个小心,全力以赴地迅疾出手,满以为刚才紧盯的那只蝴蝶已经捂在手心,非常小心地握着拳头,又一点一点地舒展开,却是空的。我们站在远处,早看清那只蝴蝶在女儿

的指缝间惊飞了,她太专注于一点,而忽视了关注的对象其实已逃出视野,正在另一枝野菊上悠闲地飞舞呢。

如是几次,我被女儿的傻气逗笑了,当她再一次神情认真地探看自己的小手心时,我提醒她:“不要徒劳了,你没看见它已经飞跑了?”话一出口,我的心尖被碰了一下,我不是也在提醒自己吗?

类似女儿这样的孩子气的游戏,我们成年人也没少玩,而且许多人迷在其中,终身不悟。比如追名逐利,名是好东西,看似虚物,却能带来实利,名和利向来是联系在一起,“天下熙熙,皆为利

来;天下攘攘,皆为利往”,遗憾的是,最终遂了心愿的能有几人?当局者迷,旁观者清。那些名与利,永远只会被少数人捉在手心,大多数人可望而不可及。如果存在普惠型的名和利,那么一定会出现更大的更具诱惑力的名和利,原先的名和利便不再是名和利。尽管这样,一生为名利蝇营狗苟,身疲心乏的人,从不见少。谁也不甘心自己与名利失之交臂。哪怕耗费一生,也不知悔改。

蝴蝶本是无大用的东西,孩子捉它,是为了快乐自己的童心,我们成人“捉蝴蝶”,求之又不得,那样的人生,注定是很难快乐的。

浅秋

□山西运城 赵锦慧

夏天的卷轴在浅秋清晨的风里,慢慢褪去了燥热的衣衫,用田野里、草木上露水的晶莹慢慢洒开一幅秋的水墨画,远黛、近翠、笼雾、薄云,意蕴悠远间层层空茫的意象渐次舒展,间或有断续的蝉鸣从树梢间传来,为这秋念一段生命的独白。

一直以为,古诗用的是字,却描的是画,每一首诗都如一幅画,或缠绵朦胧、或热烈奔放、或清丽脱俗、或艳压群芳,虽然各有不同却都轰轰烈烈。在众多的古诗中,我极喜欢陆游的《初秋》,初夜月犹淡,入秋风已清。萤孤无远照,蝉断有遗声。命薄惭勋业,才疏负圣明。青鞋若耶路,亦足慰平生。诗里的心境似中年历经沧桑后复又平淡的潮落,又似满载收获富足后积蓄能量的爆发,更像是巅峰过

后休养生息的前奏,一句“亦足慰平生”为这幅陆游的生平画卷既点了睛又着了色,那些放荡的年少时光,那些不断跋涉的曾经岁月,那些不能言说的遗憾往事,都在这幅画里找到了安放的去处,于秋色中、蝉鸣间着墨极重又了无痕迹。

一年四季,到了浅秋或许也是如此!经过了春的饱满,夏的怒放,此时,满山的香艳,在眼前铺就开来,火红的枣儿站在枝头,如一颗颗宝石玛瑙,在碧绿盈翠的树叶间闪着丰饶的光;绯红了腮边的苹果像化了淡妆的少女压弯了枝梢,从果园里跨过围栏,和路过的每一个行人打着招呼。当然还有那些早已被盛夏采摘过,只剩下枯枝残叶的桃树,立在对面萎靡着。每一阵风过桃园里沙沙作响的声音,仿佛在回忆,刚刚过去的热闹

与辉煌,又像是在感叹从一朵花到一颗果所经过的日日夜夜与风霜雨露。

它旁边的那一池荷,在早秋的风里摇曳生姿,满池溢香。若是刚下过雨,还会有轻巧的蜻蜓在花间穿行,沉甸甸的莲蓬也会左摇右晃,像刚刚睡醒懵懵懂懂的顽童,一会轻轻撞含苞的花蕾,一会从莲叶边滑过,引出一片动荡,漾出几朵涟漪。

浅秋的乡间无疑是适合画面的,无论是油画还是线描,无论是速写还是水彩都是极美的,色彩斑斓味道甜美,动静兼具。如果把农家院里的缕缕炊烟和着北方瓜果醉人的滋味一起入画,那将别有一番不同。

人生的秋如画,四季的秋也如画,古诗中的秋和乡间的秋是如此不同又如此相同。